



上海的“双减”细则也提出：可适当引进优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校参与课后服务，建立机构清单管理和评估退出机制。

从“保证课后服务时间”这一条要求而言，目前各地学校基本都已经提供了不低于2小时的课后服务。不过，如果说要实现由孩子的父母亲接孩子放学这一点，起码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仍然难以实现。哪怕是选孩子托管到5点30分或者6点，由于通勤距离长，大城市的上班族这个时间多数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此学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目前仍然以老人为主。

保证课后服务时长比较显著的效果，可能主要在于挤占学生周中到课外补习机构上课的时间。但也有部分家长仍然坚持晚上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对于这部分孩子来说，“双减”后的平日晚上变得更忙了。

课后拓展活动，考验学校资源

上海的“双减”细则明确规定，“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授新课”。对于课后服务质量，细则的要求是：利用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在校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要为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设文体社团活动，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有能力提供课程资源的问题。如果按照每天课后服务2小时中，1小时用于开展活动计算，学校每周至少要开展5小时的社团拓展活动。

突然增加这么多活动，资源从哪里来？

三门中学秦娟校长拿出学校刚刚排好的社团课内容，课表上有文艺类的沪剧、架子鼓、拉丁舞、扎染、漆画，体育类的国际象棋、足球、武术、花样跳绳，有科技类的C++语言、机器人、3D创型、物理小实验、未来小创客，也有社科类的未来金融家、心理剧，语言类的日语、法语、英语戏剧等等。

秦娟校长介绍，周五下午的社团课有将近两个小时，而且这个时段原本是学校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党员组织生活、教工政治学习的时间。

为了解决矛盾，三门中学周五的社团课基本依靠社会资源

开展，目前有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沪剧团、杨浦区少年宫、杨浦区少科站等高校和单位向学校提供公益性的课程，但这些仍然不够，学校通过采购，引进了市场化的教育机构提供的活动项目。秦校长表示，这样既保证了社团课内容的丰富和品质，又解决了周五下午教职员安排学习的问题。

秦校长透露，不少学生家长看了学校的社团课“菜单”，表示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如果学校能提供好的社团活动，相信学生们会积极参与的。”

市场化机构提供社团活动项目，恐怕是接下来解决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不足的一个重要方式。秦娟校长说，“双减”政策后，各个学校都有这方面需求，一些机构为了抢夺先机，主动降价，以赢得更多学校的青睐。

上海的“双减”细则也提出：可适当引进优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校参与课后服务，建立机构清单管理和评估退出机制。

同济小学课后服务时段社团课，除了本校教师，还借助了街道和“同济大学杨浦基础教育集团”等单位的力量。为了解决场地狭小的问题，学校还和对口的铁岭中学合作，将部分足球训练放在铁岭中学的操场上开展。

在开设社团活动上，各个学校可谓各显神通、各谋出路。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拥有丰富的资源。上海普陀区的一位小学生家长就对学校的课后服务内容单一且变相阻碍家长自由选择的做法颇有微词。

第一周参加学校托管后这位家长发现，第二时段基本都是老师播放动画片给孩子看，既没有拓展活动，也没有户外运动，这样的托管并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课后服务”。

这位家长表示，学校虽然通知家长说课后服务分为两个时段、可以自愿参加。但当家长表示不愿意参加第二时段托管时，老师给出的答复是：可以向校长提交申请要求不参加第二时段托管。这位家长认为自己“被自愿”了。

一线城市一些学校尚且如此，到了中小城市，社团活动资源